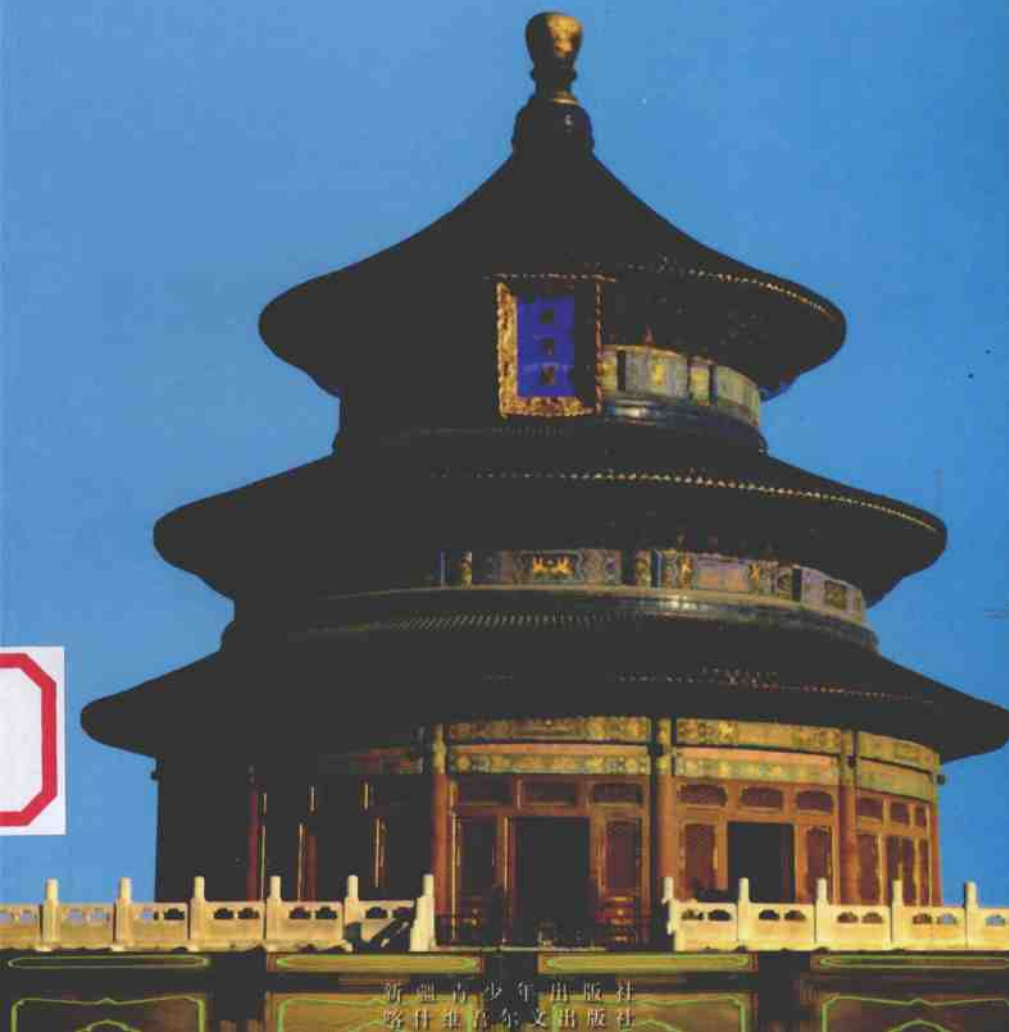


Wen Shi Feng Jing Xian

文史风景线

清高宗弘历(下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C49
19
:3

文史风景线

清高宗弘历(下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史风景线 / 王卫国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 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5. 12

ISBN 7-5373-1465-9

I. 文... II. 王... III. ①文学—通俗读物 ②历史—通俗读物
IV. ①I-49②K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60578 号

文史风景线

清高宗弘历(下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 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 1600 字数: 3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

ISBN 7-5373-1465-9 总定价: 39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。教育兴则国兴，教育强则国强。

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。知识的增长，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。

文学，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，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；历史，能够传播历史文化，提高人的历史素养，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，塑造人的健康人格，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。

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，应该互相渗透，有机结合，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。

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，为了贯彻素质教育，充分体现国家的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思想”，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，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、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——《文史风景线》。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，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、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、外国文学精粹、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

学大师的作品介绍。内容翔实,涵盖了古今文化、历史的各个方面;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学术性兼备;语言准确、生动、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,适合广大学生阅读。

在编写过程中,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,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,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。

编 者

目 录

第十一章	两征安南	1
第十二章	土尔扈特回归	45
第十三章	西巡五台	64
第十四章	六下江南	80
第十五章	崇文嗜学	96
第十六章	四库全书	134
第十七章	文字狱	145
第十八章	盛极而衰	180
第十九章	官逼民反	204
第二十章	名帝之死	242

第十一章 两征安南

乾隆五十三年(1788年)六月十七日,广西巡抚孙永清呈报安南大乱的奏折,送到了皇上面前。孙永清奏:据太平府知府陆有仁等禀报,安南国(今越南)被阮姓攻破黎城,嗣孙黎维祁出奔。安南官员阮辉宿、黎炯保护王母、王子等避兵于博山社,被阮兵追杀,逃至河边求救入隘。经巡隘官员向其盘问,遥望隔河有一百余人,似系前来追赶,因见我方有兵,不敢过河,随即退去。守隘官弁将阮辉宿等男妇老幼 62 人收受入隘,拨与房屋,令其居住。孙永清“现以巡阅关隘”,前往龙州,查询实在情形,另行具奏。

孙永清所奏,系指安南阮、郑二姓争权,国主黎维祁避乱潜逃。明初以来,黎维祁的祖先世为安南国王,定期

人贡明帝。嘉靖中，权臣莫登庸逐主自立，旧王黎平走保清华。以后，其孙黎维潭依靠旧臣郑、阮二家，破莫复国，封郑、阮二姓之长为左、右辅政，后右辅政郑检乘机排挤阮璜出顺化，号广南王，而自兼左辅政，掌握国家大权，国王仅有虚名。这样一来，阮、郑二姓世为冤仇，争斗不已。顺治十六年，清军至云南，安南国王遣玉川伯邓福绥、朝阳伯阮光华资启，赴信郡王前抒诚纳款。顺治十七年国王黎维祺奉表贡方物，清帝嘉其恭顺，赐文绮白金，并于十八年赐敕嘉奖其为识时俊杰，“特先遣使来归”。康熙五年安南国王黎维禧缴送故明永历帝赐与的敕、印，康熙帝遣使册封维禧为安南国王，赐镀金驼钮银印。此后，安南三年一贡，通商互市，关系十分密切。

乾隆中，辅政郑检杀害安南国世子，据金印，谋篡位为王，嫉妒广南王强盛，诱其臣阮岳、阮惠合攻广南王，灭于富春，阮惠自为泰德王，郑检自为郑靖王。乾隆五十一年，郑检去世，阮惠乘机发兵，攻破国都东京黎城，击杀郑检之子郑宗，阮氏执掌军政大权。五十二年老国王去世，嗣孙维祁继位。阮惠尽取象载其珍宝归，郑检之臣贡整欲图扶黎拒阮，以王的名义率兵夺回象50头。阮惠遣大将阮任领兵数万攻克黎城，贡整战死，维祁出亡，匿于民村。阮任据东京，“四守险要，亦有自王志”。五十三年夏，阮惠复发兵，诛阮任于东京，请维祁复位，维祁知其心叵测，不敢出。阮惠以民心不附，尽毁王宫，挟子女玉帛

回富春，留兵三千守东京。

高平府督阮辉宿护维祁之母、妻宗族二百余口，由高平登舟，远遁至博念溪河，乃广西太平府龙州之边。阮辉宿冒死涉水登北岸，其不及渡河之人，尽被阮氏追兵杀害。

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，乾隆帝对广西巡抚孙永清所奏安南内乱之事，下达谕旨，讲了五个问题：其一，此事应予查明妥办。上年两广总督孙士毅曾奏，安南国“土豪构乱，国印遗失”，业谕查明后补给，今其国嗣孙之母、妻眷属，又被兵追杀，“求救内投”，应该查明办理。其二，委派大臣。孙永清从未经历征战之事，难胜此任。两广总督孙士毅曾随赴军营，此次驻扎潮州，料理发兵赴闽攻打台湾林爽文之事，调度妥协，令其即赴广西龙州，办理安南国求救内投之事。其三，查明原委，酌情处理。安南若原为阮姓所有，被黎姓占夺，则现今阮姓是恢复旧业，也可从而安抚。如其国本非阮姓所有，黎氏传国日久，“且臣服天朝，最为恭顺”，今被强臣篡夺，其旧臣带嗣孙眷属前来求救，“若竟置之不理，殊非字小存亡之道”。设若阮姓只攻占黎城等一二处，其余皆为黎姓所有，尚可恢复，如阮姓占据全部安南，或将黎姓子孙尽行杀害，则又当另为设法访查。著军机大臣与孙士毅查清上述诸事，提出对策。其四，安插逃人。安南来投的男妇老幼人等，“系避难来投”，且有国王嗣孙之母、妻，“俱应妥为安插，

并优给廩膳，勿使失所”。其五，寻找王孙、遗臣。國王嗣孙黎维祁现在何处？其臣僚仍忠于故主者有谁？如有欲思灭阮存黎之遗臣，“可以资其力量，相机设法办理者”，需查明上报。

过了两天，六月十九日，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，除重申查明安南现在情形外，着重指出，如阮姓占据全安南尽杀黎氏子孙，则王孙黎维祁将无国可归。“安南臣服本朝，最为恭顺，兹被强臣篡夺，款关吁投，若其置之不理，殊非字小存亡之道，自当厚集兵力，声罪致讨矣，届期朕自有定夺”。著传谕孙士毅详细确询，筹划对策，据实具奏。

又过了七天，六月二十六日，孙士毅的奏折到京，言及阮辉宿说：阮氏只占据了东京黎城和牧马、谅山等处，黎城西方、北方州县，“俱不肯降贼”，“阮岳一味犷悍，并无法令，嗣孙若能乘隙而动”，阮岳“即可一举成擒”。乾隆帝就此谕军机大臣：阮辉宿之奏，情词激昂，能知大义，可见该国领土既未尽归阮岳，“人心又戴旧足恃，尚可徐图恢复，办理尚易”。著传谕孙士毅，即令阮辉宿等回国告诉黎维祁：安南臣服天朝，最为恭顺，今其被阮攻逐，“究系不能振作所致”。现安南国土，未被阮氏占者尚多，臣民亦拥戴黎氏，黎维祁当趁此招集义兵，力图恢复。“目下天朝已派调大兵”，在广西预备，若阮岳仍前“负固不服”，甚至杀害嗣孙，各镇官将亦甘心从逆，则“天朝即

当派员统率大兵，四路会剿，将阮岳及党羽人等全数擒诛，明正其罪”。同时，他又传谕提督三德统兵驻扎边关，令总督孙士毅调兵数千，“以壮声势”。

阮岳、阮惠弟兄遣官叩关进贡，两广总督孙士毅闻报，亲至镇南关，对其使“大声呵斥并谕以天朝已调大兵，分路进讨，令该夷官归谕阮岳迅速悔罪自新，迎还故主”。乾隆帝知悉此事，于七月二十四日下谕嘉奖孙士毅说：“阮岳逐主乱常，差人进贡，断无即准其纳款之理。”孙士毅所办甚妥，著赏上用蟒袍料一件，以示优奖。

从六月十七日得悉安南大乱，直到八月二十六日，这七十天里，乾隆帝虽多次下谕强调要“兴灭继绝”，“字小存亡”，帮助安南王孙逐阮复国，但仅只是谕令王孙黎维祁及安南臣民起兵逐阮，清政府以总督名义发布斥阮檄文，扬言要派大军出征，可是并未决定要出关作战，数千官兵均在边界屯驻。到了八月二十七日，乾隆帝对安南的方针，有了重大的变化。

根据孙士毅的陆续奏报，乾隆帝于八月二十七日下谕说：黎维祁亲赴山南，招集义兵，竟为阮军所逼，仅带跟随数人，入山藏匿，“看来竟是一无能为之人，难望其振作恢复”。阮岳、阮惠弟兄，见到孙士毅檄文，“畏惧遁逃”。阮惠的心腹潘启德，一接檄文，“即知去逆效顺”，遵孙之令，纠约七州人马及厂民，速即前进，“自无难直达黎城”。阮岳等系见檄文宣布天朝“调备大兵”，“声罪致讨”，而震

惊远遁，若知清兵仅系“虚张声势，必益无畏惧”，将会故智复萌，“竟图篡夺”。因此，孙士毅奏请“先期调兵预备之处，自当如此办理”。但如用兵进讨，孙士毅系两广总督，关系甚重，“断不可亲领前往”。看来“阮岳等亦无须多兵剿办”，著令广西提督许世亨及总兵一二员，带兵数千名前进，孙士毅再预备数千，在关隘驻扎，“声言续发”，谅阮岳、阮惠不敢负隅顽抗。

乾隆帝这次决定要正式出兵了，因为黎维祁无能，而阮岳、阮惠一闻檄文即逃，可见出兵易于成功。就这样，他下了出兵之谕。

孙士毅继续奏报黎王旧臣起兵和阮惠属下官将反正投诚的消息，以及处理办法。牧马土司闭阮律擒献伪官阮远犹。数万厂民接到孙士毅札谕及闻皇上恩准发给口粮，“俱踊跃欢欣，情愿前驱杀贼”，孙士毅委派曾在厂上工作年久“为群情所服”之幕友林际清统领攻敌。潘启德统率七州人马，不断向前进军。阮氏兄弟遣攻谅山之将陈名炳，看到沿途檄文，“心生悔惧，情愿归顺嗣孙”，恢复故主之国。乾隆帝十分高兴，先后下达三谕，嘉奖有功人员，赏给林际清知县职衔，论述用兵方法。他着重指出，潘启德等官将和厂民，“皆因闻天朝声罪致讨，是以群起响应。”伪官朱廷理供称阮惠离开黎城后，仍“意存观望”，留兵七八千分守黎城及各处要隘，一待清兵进攻，即退守富春。因此，内地官兵若不及时前进，则阮惠将“妄思窥

伺”，安南各镇官将将畏阮氏报复而观望，厂民、潘启德等亦会犹豫动摇。著孙士毅派许世亨等领兵三千出关前进，孙仍留驻，或于关外作进剿之势。

两广总督孙士毅虽连续申请统兵出征为帝所止，但并未就此罢休。很可能是因为看到进展顺利，安南旧王即将复国，欲图建树奇功殊勋，所以孙又一次奏请出关杀敌。孙士毅想出了一条新的理由，奏称：各关隘官兵，与其驻扎本境，暗为黎氏糜费钱粮，并需内地兵丁护送国王嗣孙黎维祁的家属出境，。乾隆帝终于为其言所动，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：安南各厂起兵，随嗣孙之三弟黎维祗来到谅山，会同潘启德进剿，保胜、都龙二处土目集兵聚粮，协同杀敌。黎维祁已出山，但其潜匿一年，毫无展布，现虽纠集义民，欲图恢复，“其成败尚未可知”。孙士毅所言建旗出关，“所见甚正”。孙士毅既胸有成竹，力肩鉅任，自请出关进剿，“则此事竟交与该督一手承办，庶呼应更灵，藏功自速”。不久，他批准孙之建议令其统兵一万出关，作为正兵；又命云贵总督富纲派兵八千，交云南提督乌大经统领，作为偏师，由云南蒙自出发，进攻安南之宣光、兴化等处。

清军向安南泰德王阮惠进攻的“兴灭继绝”之战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两广总督孙士毅奏准征讨安南阮惠弟兄后，立即调兵遣将，筹办粮饷。原调广西兵 4000，现添 1000，并调广

东兵 5000。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,孙士毅与广西提督许世亨统兵 10000 出镇南关,以 8000 直捣安南东京黎城,以 2000 驻谅山为声援。云南提督乌大经领滇兵 8000,取道开化厅之马白关,逾咒河,入交趾界 1000 余里至宣化镇,为广兵声援。

乾隆帝以“兵行饷运”,安南节年荒歉,难以采买,谕令设台安站,从内地转运粮食。云南、广西两路共设台站 70 余所,保证了军粮的供应。乾隆帝以富良江地居险要,阮惠必严加防守,“令官兵难以径渡”,而该江江面辽阔,敌军不能处处设防,因此谕令孙士毅一面督兵佯攻,一面遣许世亨领兵从上游或下游,乘其不备,“设法迅渡”,使敌军为官员从天而降所惊,其沿江敌军营屯“自必纷纷溃散,此史册所载偷渡之计,行之有效者”。

孙士毅、许世亨出关后,迅速抵达谅山,继续往前,总兵尚维屏、副将庆成领广西兵,总兵张朝龙、李化龙率广东兵,各士兵义勇随行,号称数十万,浩浩荡荡,杀向黎城,各隘阮惠所派守兵纷纷后撤,惟扼三江之险以拒。第一条江为寿昌江。十一月十三日,尚维屏、庆成领兵一千余名,五更时刻抵寿昌江,阮兵退保南岸。清兵进攻,因浮桥断,乘筏前行,时值大雾,阮兵自相格杀,清兵遂尽渡河,杀敌甚多。十五日抵达阮军依恃之第二条江市球江。江面宽阔,南岸依山,高于北岸,阮军据险列炮,守备坚固,清兵无法结筏横渡。诸将商议,以江势纡曲,敌军看

不到远处，因此，阳运竹木制造浮桥，排列大炮多门，隔江轰打，佯装必渡此江，而潜派兵二千，由总兵张朝龙统领，于上游 20 里水流缓慢处，用竹筏及农家小舟，于子夜半偷渡。十七日早晨，清军主力乘筏渡江，抵达岸边，与阮军交锋，正当紧张厮杀之时，上游之兵已绕出敌军背后，居高临下，呐喊冲击，声震山谷，前后夹攻。阮军出于意料之外，不知清军从何而来，阵乱，“瓦解溃北”，死伤数千。

第三条江是富良江，在都城门外。阮军尽伐沿江竹木，收敛各舟于南岸。清军于十九日黎明抵富良江，遥望其阵不整，知守军无固志，乃觅远处小舟，载兵百余名，夜至江心，夺其战舰一，遂载兵 200 余人，许世亨亲率，先渡过江，又夺小舟 30 余只，轮番渡兵 2000 余人，分头攻敌。阮军“昏夜不辨多寡，大溃”。清军获敌舟十余艘及总兵、侯、伯将官数十人。二十日早晨，大军皆渡，守军已撤，黎氏宗族及城民出迎，孙士毅、许世亨入黎城，宣慰后出。黎城环以土垒，仅数尺高，上植丛竹，内有砖城二，为国王所居，宫室业已荡尽。黎维祁由潜匿之民村出来，当日晚上二更时刻赶赴军营。

孙士毅遵奉帝谕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，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。其册文说：

朕维抚取中外，绥靖遐迩，义莫大于治乱特危，道莫隆于兴灭继绝。其有夙兴朝命，久列世

封，遭家国之多艰，属臣民之不靖，则必去其盗贼，拯厥颠济……以肅屏藩之制。尔安南国嗣孙黎维祁，化沐炎燄，序承冢嗣，当尔祖奄逝之日，正阮逆构乱之时，肇衅萧墙，失守符印，孑身播越，闔室迁移，弃彼故都，依于上国。溯百五十年之职贡，能不念其祖宗，披十六道之輿图，原非利其土地，且柔远人所以大无外，讨乱贼所以儆不虔，是用辑尔室家，克完居处，励尔臣庶，共复仇仇，特敕大吏以濯征，爰董王师而迅剿。先声所警，巨憝奚逃，内难斯宁，群情更附，释其琐尾流离之困，加以生死肉骨之恩，旧服式循，新纶允贲。兹封尔为安南国王，锡之新印，王其慎修纲纪，祇率威灵，戢和民人，保守疆土，勿怠荒而废事，勿怀安以败名，庶荷天朝再造之仁，益逢国祚重延之福。钦哉，毋替朕命。

孙士毅将获捷情形陆续奏报，乾隆帝非常高兴。当他于十二月初六日看到孙呈巧渡市球江的奏折时，连下两谕，赏给孙士毅玉如意一柄、御用汉玉扳指一个、荷包三对，赐许世亨御用玉扳指一个、荷包三个，赏张朝龙、李化龙、尚维继屏荷包各一对，其他有功将弁，分别赏戴花翎赐巴图鲁名号。乾隆帝盛赞孙士毅“调度有方”，“办理悉合机宜”，许诺其如能生擒阮惠，将照

阿桂平金川捕获索诺木、福康安剿台湾拿获林爽文之例，特沛殊恩，晋封公爵，赏给红宝石顶、四团龙褂、黄带紫缰，“以昭宠异”。

过了3天，十二月初九日，孙士毅呈报十一月二十日大败阮兵攻克东京黎城之奏折到京。乾隆帝甚喜，立即下谕封赏孙士毅说：“览奏嘉悦之至。”阮惠等人逐主乱常，窃据黎都，一经大兵声讨，望风奔窜，“俾黎氏国祚重延，并不利其寸土，于字小存亡之道，仁至义尽，实史册所仅见”。孙士毅力肩重任，调度有方，不及一月，“即已迅奏肤功，克副委仁”，著加恩晋封一等谋勇公，赏戴红宝石帽顶，“以示优眷”，俟擒获阮惠时，再续降恩旨，“格外优异”。封许世亨为一等子，其余有功官将，交部从优议叙。

正当乾隆皇帝欢庆大捷筹画善后事宜之时，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，孙士毅呈报清军大败、黎城失守的奏折，送到了北京，顿使朝野大惊。原来，阮惠系主动后撤，兵力并未遭到多大损失，而是待机再进。清军统帅孙士毅误认为阮军惨败，清军势如破竹，所向无敌，轻取黎城，就想功上加功，建树奇勋。

孙士毅本系文官，对军务并不精通。他从进士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，迁侍读，相继任大理寺少卿、广西布政使、云南巡抚、广西巡抚、广东巡抚，直至两广总督。在近30年的宦海生涯中，他与军务有联系的只有两次，一